

巴彦文史資料

2

1986

政协黑龙江省巴彦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巴彦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巴彦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1986年12月

封面设计：维 民
封面题字：陈 雷
封面摄影：斯 跃

业经黑龙江省出版总社(85)黑出管字第189号备案

巴彦文史资料
第二辑
(内部发行)

印刷：巴彦县印刷厂
出版：1986年12月
字数：120,000字
印数：1—3,000册

定价：1.20元

主 编: 刘敬杰

副 主 编: 梁宗仁 张旭和

编 委: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刘敬杰 吴英权 杨耀儒

陈颖梅 张旭和 修金川

梁宗仁 魏长海

执行编委: 刘敬杰 梁宗仁

目 录

•拓荒足迹•

- 哈北地区接收记 李林 (1)
忆往事 秦耀中 (6)
巴彦衙门与官录 (1862—1945) 张明轩 (18)
苏城建设 郑汉 任凤桐 (27)
西集厂名小考 (35)
噶达嘴子的变迁 (37)
街南的几个地揽头 韩九峰 (40)
韦氏家族的兴衰 刘成弟 (42)

•地方人物•

- 辛亥革命时期的秦广礼 (49)
我的一生 王纯古 (51)
高家骥简历 (56)
巴英额其人其事 (57)
赵镇生平 (59)
我当伪侍从武官的前前后后 满丰昌 (61)
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 王家善 (66)

•经济纵横•

- 巴彦商业的起源与发展.....关奇峰 (89)
清朝时期巴彦工业概况..... (98)
从万顺庆烧锅到巴彦制酒厂.....魏长海(103)
巴彦第一家照像馆.....李树林 谭士礼(106)
巴彦汽车的由来和发展.....李树林 谭士礼(108)
我经营东升和火磨的始末.....李尊三(111)
致和堂药店和徒工生活.....王学刚(114)
巴彦义仓..... (117)
巴彦县农事试验场.....冯玉麟(119)
我的学徒生活.....陈云辉(121)
新街基和福生公司.....姜继文 徐文波(123)

•文苑春秋•

- 巴彦教育发展概况.....(127)
巴彦中等教育今昔录.....修金川 凌万章(132)
忆巴彦女子师范学校.....李玉廉(136)
我在“巴高”的生活片断.....赵东浩(139)
北满运动会上的巴彦代表队.....何景圣(143)
杂话二人转.....魏长海(145)
巴彦的皮影与戏剧.....马天晓(149)
我的学戏生活.....杨桂荣(152)
巴彦广播站的缘起与发展.....刘福堂(155)

•乡土风情•

巴彦的回族及其风俗	杨耀儒	(160)
巴彦慈善会		(164)
我在孤儿院的时候	洪晓峰	(166)
文 庙		(169)
关帝庙		(170)
城隍庙		(172)
巴彦花园		(174)
杂话土匪	徐化民	(176)
一出警察枪杀特务的闹剧	郝景民	(184)

(未属名者均为梁宗仁采编)

哈北地区接收记

李 林

1945年“八·一五”东北解放后，我们一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干部，受党中央的派遣，到东北来接收敌伪政权。

那是9月的一天，刘来福带队，我们从山东半岛乘船，穿过渤海，来到营口，又转乘火车，到达了哈尔滨。这时，省委还没有成立，我们直接归东北局领导。东北局前身是北满分局，驻宾县，后迁通河，书记是陈云。我们在哈尔滨停留几天后，组织分配李建平、李林、伍彤，还有我爱人耿川，以及警卫员祁福孝到哈北地区开辟工作。

这天，我们从马家船口过江，来到了呼兰。此时，延安派来的钟声已先期到达。他是呼兰人，在这组织一个“红军之友社”，做些组织工作，打下了基础。我们来时，就住在“红军之友社”。巴彦有从苏联远东归国的抗联干部单立志、张祥、李福，他们三个人都穿苏联红军服装，驻在苏联红军司令部里，也控制了局面。这时，哈北地区六个县，就兰西、青冈、东兴、木兰等四个县还在敌伪人员手里，不让我们接收。

我们来到呼兰后，首先成立了中共哈北地区工作委员会和哈北地区专员公署。地委组织成员是：书记李建平，副书记李林兼组织部长，社会部长伍彤。当时没有宣传部长，

后来军分区派来的王晓明任宣传部长。专署组织成员是：专员钟声，副专员李林（兼）。以后，地委书记调换两次：第二任是三五九旅政治委员晏福生；第三任是谢邦治。当时，我们两位地委书记分工是：李建平管呼兰、兰西、青冈，在呼兰坐镇；我管巴彦、东兴、木兰，在巴彦坐镇。

地区党政机构建立起来以后，我们又在呼兰、巴彦建立县级党政组织。呼兰县委组织成员是：书记阎韫，副书记宋筠，组织部长耿田，副校长李振华，宣传部长孟戈飞。呼兰民主政府组织成员是：县长刘诚、副县长焦尔恭，公安局长伍彤，副局长蒋化锋。巴彦县委的组织成员是：书记李林（兼），副书记刘彦，宣传部长王依仁。巴彦民主政府的组织成员是：县长王兴华，公安局长李福。当时干部少，有职无人任，所以，组织机构很不健全。

哈北地区各级党政机构建立起来接收敌伪政权以后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党的组织，组织人民自卫军，剿匪、反奸清算、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。

巴彦第一个党小组的成员都是抗联干部，即单立志、张祥、李福等三人。单立志是党小组长。李福来时还不是党员，以前是战士。进了东北就算他有功吗，又跟抗联干了多年，够了党员条件，所以，单立志在巴彦吸收他参加了党的组织。木兰有个刘先生（刘斌）和他爱人陶静波，他俩都是学校教员，陶静波还会苏联话，能积极帮助我们工作，所以，首先吸收为党员。巴彦中学学生张成国、王纯正、韩英等人，也先吸收为党员；后来韩英因要参与造反，被清除了。

我们在呼兰和巴彦站住脚以后，首先招兵买马，建立人民自卫军。呼兰团建立起来以后，就去打兰西，指挥员姓蒋

和一位姓李的团级干部。这天，我们包围了兰西县城。兰西伪县长亲自带兵，站在城门楼上指挥。他们没有炮。我们在哈尔滨弄来两门炮，比他们火力硬，所以，我们打了五炮，也不是十炮，一下就轰下来了，进去接收了敌伪政权。巴彦团都是新兵，没有战斗经验，所以，第一次打石头河子失利，没有拿下来。石头河子是木兰与巴彦交界的地方，他们就据守在那里与我们对立。

1946年初，三五九旅来了，成立了哈北军分区。司令员是谭友林，接管了呼兰和巴彦人民自卫军，开始了剿匪斗争。这时，我们就成“气候”了，晏福生和刘转连带兵，一举攻下了石头河子和木兰县城，东兴也一勺烩了。木兰在拿下之前，我曾带巴彦团警卫连进去一次，一见满街贴的都是欢迎国民党的标语，虽然伪县长表示欢迎，但是，我看那局势不行，用说服的方式接收不了，所以，住了半宿就回来了。此行，我没和李建平打招呼，也没和组织讲清楚，打算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木兰和东兴，不料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有点冒险哪！伪满时期，木兰、东兴特务最多，现在还不甘心灭亡，又拿起武器聚众称王逞霸，很不好对付。巴彦有个关大队长（伪满洼兴警察署长，名叫关庆山，外号关黑子），他把警察组织起来，成立一个骑兵大队。这天王兴华在饭馆和他谈判，我就做他警卫员的工作，结果，收降过来了。但他是个两面派，明面接受我们领导，暗地里却和敌人保持联系，以后，曾叛逃出去一次，又收了回来。

1946年春，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了哈尔滨，有关吉玉、杨绰庵，又什么市长，有七、八个人。关吉玉当省长，他是东北人；杨绰庵也是东北人，在美国受过训，专搞特务工作。在这个紧张的局势下，我们的第三批干部从山东半岛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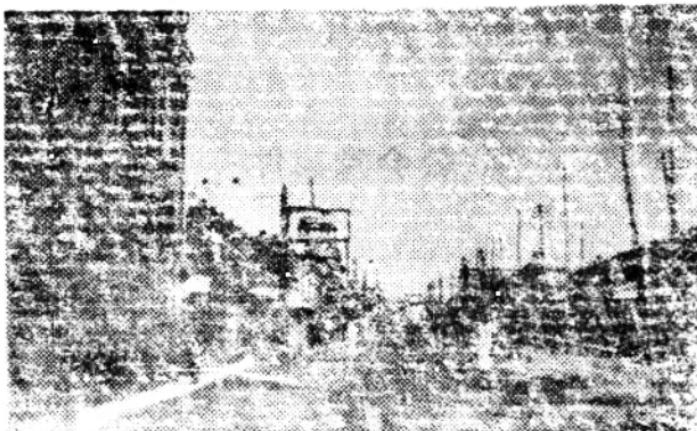
洋过海，来到了哈北地区。他们都是山东人，到巴彦来的有李锡嘏、赵春波、朱玉甲、赵健、麻继先等人。以前，那两批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来的地方干部，都是零星来的，从事地、县两级工作，这批都到乡下成立区委会和区政府，接收敌伪政权。巴彦那时算城区，共划分八个区，他们都当区委书记兼区长。地方组织和政权建立起来以后，我们就开始了减租减息、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。在巴彦反奸清算时，我们枪毙了大汉奸迟克勋。这时，巴彦县委还没公开，对外称“总工会”，明面主任是王和，我和王兴华就掩护在那里。中央“五四”指示下达后，我们组织工作队下乡搞土改。王兴华在东北方子，写了三万字的总结，创造许多土改经验。

巴彦土改“左”一些，不但地主、富农一扫光，连富裕中农也收拾了，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。那时农村讲阶级分析，划分地主、富农、中农（包括富裕中农）、贫农和雇农等几个阶级。斗争对象是地主、富农，不能侵犯中农利益。我们提的口号是：贫雇农坐天下，砍大树，挖财宝，入地三尺。那多“左”呀？现在想起来，不是我“左”了，而是省委这样布置的，叫放手发动群众吗！不这么干，群众也发动不起来。最严重的是西集区，他们一宿就杀三十多人。我去问区委书记刘彦，他说：“贫雇农坐天下吗，咱们说了不算，人家乐意打谁就打谁呀！”我说：“一宿就划拉三十多，那杀人也太多啦！”那时，我们是粗鲁一点，可这些人不杀，巴彦也不能太平。什么皇帝陛下警察官，卖豆油掺水的奸商，我们都收拾了。洼兴区收拾的也多一点，因为那是九反之地，土匪特别多。城里我也收拾了，伪满残余没有了，地主没有了，富商也一勺烩了。土改完了，我们又煮一气夹生饭，捎

带纠偏，返还了被斗中农的财产。算一下，我在巴彦，土改时杀死将近三百人，是“左”了一点儿。

巴彦是个大县，当时有三十二万人口，呼兰才二十七万。俗称“呼海巴拜，绥化在外”，都是富县，望奎也不错。十一月份，天就冷了，我还没穿上棉衣呢，火炉子都烧黄豆，没有煤，可见巴彦的粮食何其多！

1948年春，哈北地委和专署撤销，李建平调省委当宣传部长，我到省教育厅当厅长，从此离开了巴彦。



巴彦县旧街景（1933年摄）

忆 往 事

秦耀中

巴彦是我的故乡。1946年7月我在松江省立哈北第一中学（今巴彦一中）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工作。1952年9月省委调我到木兰县工作，从此离开巴彦。现在回忆三十多年以前的事，有些情节谈不具体，有的时间记的不一定准确，仅供参考。

公会堂事件

伪满洲国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，设警察、特务，统治镇压人民，什么“思想犯”、“经济犯”、“国事犯”等罪名，随时都可能给人们加上。所谓“巴彦公会堂事件”就是一例。伪满洲国在1942年3月1日发布了《建国十周年诏书》，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。为此，巴彦在柴草市西面修建一座“建国十周年公会堂”。落成后，1943年初（我当时在巴彦国高一年级读书）的一天晚间，公会堂演电影。有些学生和群众也想进去看，警察不让进，关门把学生的脖子给夹了，并且骂学生。学生指问：“为什么骂人？”警察说：“不但骂你，我还揍你呢！”说着就打学生。因此，激起民愤，人们便拿起砖头瓦块往公会堂门窗上抛，顿时一片混乱，当场就有几名

学生被警察抓走了。第二天，警察署通知国高，命令全体师生都不准离开学校。这天，警察、特务多次到学校来抓人。下午放学时，班主任老师到教室宣布不准走。我们从教室窗户往前院看，从三、四年级教室抓走一些同学。天黑了，老师来通知我们，可以回家了。平时放学，许多学生都从警察署（东牌楼南）那条路走。那天我们都没敢从那条路走，而是绕道回家的。过了几天，学校通知，明天学生家长都到学校来。第二天，县长张树屏坐马车到学校来了。全体师生和家长都到礼堂集合。因为家长去的太少（多数家长没敢去），学校又临时把车老板和勤杂工人找到礼堂，假装是学生家长。张县长训话，一上台就说：鄙人是巴彦县县长，你们是巴彦县的县民。前几天你们制造了“捣毁公会堂事件”，当时你们当英雄，现在都是狗熊了……。骂了一顿就坐车走了。教员挨骂很憋气，便问学生：“你们的家长为什么不来？”开始还逐个问没来的理由，后来不问理由，凡是家长没来的，一律打手板子，打一个放出礼堂一个。我的家长也没去，所以，也挨了五六板子。听说被抓去的学生，警察给他们过电、灌辣椒水……，施用各种刑法，逼迫他们承认是“反满抗日”。

“八·一五”光复前后

伪满洲国对青年学生实行奴化教育，叫学生学习“国民道德”和“国民训”，宣扬“建国精神”。此外，学校种了一百多垧地，主要靠学生种、铲、收。冬天打完场后，还得叫学生到城外打兔子。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统治，那时国高和新民国民优级学校都配一名日本人当副校长，忠实地执行他

们的奴化教育政策和监督师生的言论行动。实际是太上皇。巴彦国高的副校长叫园田实辉，他经常打骂学生，大家对他又怕、又恨，背后叫他“老犊子”。同学们在地里干活休息，见他从远处来了就得赶快起来干，不然他就用竹剑打。有一次学生看他来了，就说“老犊子”来了。被他听见了，他问“老犊子”是什么意思？学生说是老师的“尊称”。

1945年，东北光复那年夏天，我闹眼睛，两眼肿的睁不开，疼的很厉害，不能到地里干活，我向老师请假，老师不给假，叫我去放猪（学校养了很多猪，放猪是轻活）。我挺着疼和另两名同学到南门外小龙山附近去放猪。8月15日那天上午，同学们正在南门外校田地里干活，我也在城外放猪，突然城门关上了，任何人不准出入，谁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但人们估计是发生大事了。因为从来白天是不关城门的，同时这回日本人也拿着枪上城壕了。后来经学校和南门派出所联系，才把我们在城外干活的学生放进城来。下午放学，走在街上，听有人小声议论，说哈尔滨江上军叛变了。到家吃过晚饭后，听院子里有人说日本投降了，满洲国垮台了。男女老少都涌到院子里和大街上兴高采烈地谈论起来。老人说，这回咱们又回到自己的国家了，不再当亡国奴了；有的诉说受压迫和生活的穷困等，恨不得一下子把十四年的苦水都倒出来，越谈越兴奋，一直谈到很晚才睡。

苏联红军8月下旬驻进巴彦后，把日本人都集中看管起来，既防止他们干坏事，也可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。9月的一天，张祥司令员到我们学校去和学生交谈。学生向张司令员诉说了伪满警察、特务如何欺压群众、横行霸道和日本人副校长园田打骂学生等情景。并问：“园田到哪儿去了，是不是抓起来了？”张司令员说：“在监狱看管起来了，你们可

以去看看他那个狼狈样。”这天，张司令员穿着苏联红军的服装。园田从屋里出来一看，一位苏联红军带许多学生来找他，特别害怕，走到张祥面前规规矩矩的站着。当张祥说到他打骂学生时，园田用中国话说：“对不起！”然后就低下了头。他那耀武扬威的架式早已吓没了。我们第一次有了作主人的自豪感。

光复后，巴彦县城里流传许多谣言。有的说，共产党不知从哪里弄个“跑堂的”（在饭馆堂屋里端菜的人）来这当县长。11月，县政府门前的揭示板上贴出了王兴华任巴彦县民主政府县长的布告。布告是用毛笔在红纸上写的，而且最后署名王兴华。看布告的人中有的叨咕，县长怎么还自己任呢？但是我们学生听了王兴华县长两次报告（到我们学校去报告和在县政府成立大会上的讲话）以后，都感到这位县长虽然很年轻，但他很有学问，讲话很有道理。我们头一次听到县长用平等的语气讲话，感到他不是“跑堂的”。不但社会上的谣言破产了，而且人们对他很尊重，对共产党有了好感。县民主政府接管巴彦国高后，校名改为松江省立哈北第一中学校，王兴华兼校长，刘斌任副校长。刘斌经常向师生讲我们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，讲的很幽默。同学们议论，刘校长可能是共产党。有一次刘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，有的同学说我是共产党，我还不够，我是同情分子。群众对党的认识，一方面是看党的政策（如公审处决汗奸迟克勋等），另一方面就是看党的干部的言行。从群众对党的态度的转变，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党的干部思想作风好坏，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，它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具有重要意义。

我在县委当文书时

1946年4月1日，蒋介石在反动派包办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表表演说，公开推翻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。5月，国民党军占领四平、长春、永吉等地，7月，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。中共中央7月20日发出《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》的指示，并于5月4日发出《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，中央决定改变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，即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。巴彦县委根据上级党委布置，于7月组织三支工作队，由县委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带队，分别到西集、兴隆和天增区发动群众，进行反奸清算斗争——清算地主租息、额外剥削（大斗进小斗出）、无偿劳动、逼债、欺压群众等。我参加了西集工作队（我在《难忘的一九四六年》中已经写了那次反奸清算和在西集发展第一批党员的情况）。1946年10月，我被分配到县委会当文书。那时在县委工作的有：李林（兼县委书记）、副书记刘彦、宣传部长王依仁和民运部长孟戈非。此外，还有石磊（女）、王和（秘书，并负责总工会的工作）、边振清（管理员），阎广森、秦耀中（文书）。还有几名警卫员和勤杂人员。1946年末，县委机关从西牌楼西路北搬到西北隅里原“义仓”旧址。刘彦任县委副书记（兼西集区委书记），刘维则任组织部长，刘调走后，田志杰任组织部长。宣传部长麻继先（兼龙泉区委书记）。刘彦、刘维则调走后，省委派朱荣、韦延年任县委副书记，周婉茹（女）任组织部长。工作人员有王和、秦耀中、陈亚林（译电员）、警卫员祁福孝、王墨林。勤杂人员陈武、李善山。通讯连有二三十人。